

雨天，又是雨天，细雨绵绵。下午上完两节课早早放学了，乡里的学生回家去还有活要干。你房间在教员办公室边上，砖屋有木板的天花再不漏雨。你心地平静，尤其喜欢雨天，再不用顶个斗笠下田两腿泡在泥水里。关起房门，便风声雨声读书声，虽然并非声声入耳，你不过在心里默读，或是写作。可你终于过上个正常人的生活，尽管没有家室。你也不再要个女人同你在一个屋顶下，与其冒被揭发的危险不如独处。欲望来了，你写入书中，也赢得了幻想的自由，想什么样的女人笔下都有。

“老师，陆书记叫你去！”一个女学生在门外叫。

他装的是撞锁，不让人随便进他房里，同学生谈话都上隔壁的教员办公室，特别是女生。住在对面篮球场那头的校长总盯住他这房门，人熬了二十年当上的小学校长，现今一下改成了中学，生怕这位置被他这么个得到陆书记关照的外来人顶替掉。要是抓住他同女学生有点不轨，正好叫他卷铺盖就滚。他不过求个安身之地，还无法把这点向校长挑明。

这女学生孙惠蓉长得标致伶俐，她爸早病死了，妈在镇上的合作摊贩卖菜，拉扯上三个女儿，这姑娘是老大。她总找些口实：“老师，帮你把脏衣服洗了吧！”“带把苋菜给老师，我家园子里刚摘的！”他每回路过孙家门口，女孩要看见他总跑出来招呼：“老师，进屋来喝杯茶！”这小街上每家每户他差不多都认识，不是进堂屋里坐过，就站在门槛边抽根烟。且把他乡认故乡，他如今就是这地方的人了，可唯独没有进这女孩的家门。女孩对他说过：“我们家是个女人国。”大概想有个父亲，未必就想到男人。

女孩冒雨跑来的，头发淋湿了，他拿了把伞，叫她把伞拿去，又进房里去取斗笠，女孩就跑了。他赶上几步叫她，女孩子雨中转身，摇摇头，湿了的前襟贴住上身，显出发育了的一对小奶，很得意，格格笑着跑了，大概是为她老师带来了如此重要的口信。

陆住在公社大院里的后院，从面对河堤的旁门进去。天井里干干净净，青石板地面，一口小水井，这自成格局的小院是枪毙了的豪绅当年的小老婆住的，甚为幽静。陆靠在垫了块羊獐子皮的竹躺椅上，砖地上放个火盆，香喷喷炖的一锅肉。

“辣子狗肉，派出所老张端来的，说是套的条野狗，谁晓得野狗还是家狗？由他说呗。”陆没起身，“你自拿碗筷，倒酒吧。我这脊背不舒服，过去枪伤留的后遗症，阴雨天就犯。那时候打仗哪有什么医生，拣条命算是万幸。”

他于是自己倒上酒，在火盆前的小板凳上坐下，边吃边喝，听陆靠在躺椅上侃侃而谈。

“我也杀过人，亲手开枪打死的，那是打仗嘛，不去说它。死在我手下的也数不过来了，不是都该死的。可该死的，反倒死不了。”

陆一反往常的沉默冷淡，兴致十足，他不明白陆要说的究竟是什么。

“林彪这老东西跌死啦，都传达了吧？”

他点点头。党的副主席外逃坠机蒙古，文件是这么传达的。乡里人并没有多大的震动，都说看林彪那一脸猴相就没好下场。要相貌端正？在乡里人眼里就应该是皇帝。

“也还有没跌死的。”陆放下酒杯冒出这么一句，他也就明白陆的愤懑。但这话也等于什么没说，陆老于世故，历经政治风险，不会同他真的交心，他也不必把砂锅打破。他在这保护伞下，陆书记太平，他也可以苟活。喝酒吧喝酒，就辣子狗肉，也不管是野狗还是家狗。

陆起身从桌上拿过一纸，写的是一首五言律诗，字面上表达的是对林某摔死的欢欣。“你给我看看平仄对不对？”

这大概就是叫他来的目的。他琢磨了片刻，建议动一、两个字，说这就无可挑剔了，还说他有本专讲古诗词格律的书，可以送来供参考。

“我是放牛娃出身，”陆说，“家穷哪上得起学，总趴在村里私塾先生的窗口听蒙童诵读，学会背些唐诗。老先生见我有心好学，也就不收学费，我时不时给他打担柴，得空就跟着上课，这才识了字。十五岁上，扛了把火铳，跟去打游击了。”

这一带山里正是陆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，如今的身份虽然是下放蹲点，没有职务，却是远近好些公社新恢复的党委书记们的书记。陆隐遁在此，之后还向他透露过也有敌人，当然不是早已镇压了的地主富农和土豪的民团武装，而是“上头有人”。他不知陆说那上头在哪里，有人是谁，显然还不是县城里的那些干部能整得掉他。陆随时防备，枕下的草席子盖住一把军用刺刀，床底下一个木箱子里有一挺轻机枪，擦得油光锃亮。还有一箱没起封的子弹，都是公社民兵的装备，搁在这屋里谁还没法指控。陆是不是在等待时机，东山再起？或许防范这世道再乱，都很难说。

“这山里人，平时为民，耕田种山，乱时为匪，杀头可是常见的事。我就看杀头长大的，那时候捆绑的土匪昂个脑袋，站着等大刀砍下，面不改色，不像现今跪着枪毙，还勒住喉咙。游击队也就是匪！”这惊人的话也是从陆嘴里说出来的，“不过有个政治目标，打豪强，分田地。”

陆没说的是现今这分的田地也归公了，按人头分下点口粮，多的都得上交。

“游击队要钱要粮，绑票撕票，手段同土匪一样残忍。到时候没有交到指定的地点，就把抓来的活人两腿分开，绑到碗口粗才长出来的新茅竹上，齐声一喊，扳弯的茅竹弹起来，人就劈了！”陆没干过也显然见过，在教育他这个书生呢。

“你一个外来的读书人，不要以为这山里就这么好混，不要以为这山里就太平！要不扎下根来，待不住的！”

陆同他不讲那些还一个劲往上爬的小干部的官话，相反，把他脑子还残留的一点革命童话扫荡得干干净净。陆或许有朝一日需要他，得把他变得一样残忍，一样手狠，成为这山大王东山再起的一名助手？陆还真说到他们游击队里从都市里来投奔的白面书生。

“哪些学生懂得什么叫革命？老人家这话倒是说对了，”陆说的那老人家指的是毛，“枪杆子后面出政权！别看那些将军和政委，谁手上没沾鲜血？”

他说这辈子是当不了将军，就怕打仗，心想得把话说在头里。

陆也说：“没这么大的瘾，要不躲到这山里来？可你得防人把你宰了。”

这就是生存的法则，就是陆活过来的人生经验。

“你呀，到镇上去做点社会调查，就说是我叫你来的。这不用开什么公函，就说是我给你个任务，要你写个这小镇阶级斗争的历史材料，你就听他们谈吧，当然谁的话你也别全信，现今的事你也别问，问也问不出个名目。由他们侃去，就当听故事，你心里就有数了。早先这里汽车都不通，就是个土匪窝子。你别看那铁匠给你磕头，就那么乖巧？把他放过了，感恩戴德。要逼急了，能黑地里背后给你一釜子！那街上烧茶水炉子瘸腿老太婆，你以为她是小脚？这山里不兴缠脚的，是游击队绑的肉票，大冬天把鞋扒了，脚趾都冻烂掉了，女人嘛，还就算给她留条命这房子就是她家的，她老子镇压了，长兄劳改死掉了，就一个老二，说是跑到国外去了。”

他就这么教导你，生活也这样教会你，把你那点同情心、正义感以及由此不觉唤起的义愤和冲动统统泯灭掉。

“喝多啦！”陆说，“明朝酒醒，跟我去南山上转转，山上有个庙子，叫日本的飞机炸平了。日本人没来这里，只到了县城，游击队都躲在山里，只好把山顶的庙子炸了。那早先是太平天国失败后一个和尚修建的，长毛造反也不就是土匪成了气候？还是抗不过朝廷，失势后躲到这山里来的，当了和尚。山上还有块断碑，字迹不全，你去认认看。”